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钟叔河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玠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谈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

Wenyixiangjunbaijiaw

I267

684

散文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散文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版总顾问
文库总策划
印制策划

刘鸣泰
谭 谈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58.4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柏林寺访书(1980.3)/001

最早的女子出国记(1981.7)/004

《过去的学校》序(1982.7)/007

纪念潘汉年(1983.4)/010

《走向世界》后记(1984.4)/020

《知堂书话》序(1985.10)/022

末世官僚地主魂(1986.5)/024

《亦报随笔》序(1987.9)/027

夜读漫抄(1988.1)/031

夜读漫记(1988.3)/033

- 《炉边诗话》(1988.3) /034
- 胡适的日记(1988.3) /036
- 牛津的风貌(1988.3) /038
- 《又见离骚》(1988.3) /040
- 学问和理想(1989.3) /043
- 留鸟的世界(1989.3) /046
- “喜与忧”(1989.3) /049
- 永井荷风与《鹤衣》(1989.10) /052
- 《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序(1990.4) /055
- 走向世界以后(1990.11) /057
- 阿罗咪呢(1990.11) /058
- “玉山”和“玉笋”(1990.12) /061
- 莱茵河上的感慨(1991.1) /064
- “铁算盘”等等(1991.2) /067
- 邹代钧的观察(1991.3) /071
- 宋育仁的逻辑(1991.4) /075
- 信口开河的特权(1991.5) /078
- 推事官看监狱(1991.6) /082
- 光绪年间的“平产党”(1991.7) /085
- 清朝人看外国戏(1991.8) /089
- 赛金花在柏林(1991.9) /092
- 《知堂谈吃》序(1991.1) /096
- 清末绍兴风俗一瞥(1991.1) /098
- “笼中鸟”小议(1991.2) /106

- 谈美文(1991.3) /108
黄遵宪联语(1991.4) /111
列那狐(1991.4) /114
《易经》的行时(1991.6) /117
《书前书后》自序(1992.1) /120
豫陕川行感慨深(1992.1) /122
郭嵩焘和严复(1993.8) /125
常见书谈(1993.11) /132
几本旧书(1994.1) /141
李普的“记者笔墨”(1994.10) /148
黄鸭叫(1995.1) /152
卖书人和读书人(1995.8) /156
谈虎(1995.11) /159
大托铺的笑话(1996.3) /163
卅七年前两首诗(1996.5) /166
老友来谈(1996.6) /169
忆妓与忆民(1996.7) /172
猎奇札记(1996.7) /175
做挽联(1996.8) /180
我家的摆设(1996.9) /185
一片二片三四片(1996.12) /188
沿着岷江走(1997.1) /193
游离堆(1997.2) /199
成都闲话(1997.3) /207

- 溃堤以后的故事(1997.5) /218
- 人为贵(1997.6) /222
- 湖南官话(1997.11) /225
- 我所见的虎(1997.11) /228
- 老虎在长沙(1997.12) /230
- 虎年说虎(1998.1) /233
- 辞年(1998.1) /236
- 书房随想(1998.1) /238
- 油印的回忆(1998.1) /240
- 血门的风俗(1998.1) /243
- 我编周作人的文章(1998.2) /246
- 写自己的话(1998.4) /257
- 为“大象”叫好(1999.1) /260
- 胡君里(1999.6) /262
- 与姜威(1999.8) /265
- 《走向世界丛书》忆谈(1999.9) /267
- 偶然(1999.10) /270
- [附一]河之歌(1948.10) /274
- [附二]孔十爹和积谷(1950.3) /277

钟叔河主要著作目录/280

总跋(译 谈)/281

柏林寺访书

为了采辑清人出国载记，我们四出访书，于一九七九年底到了北京。正是岁暮天寒的时候，又下了大雪，东单和王府井一带虽然仍旧熙熙攘攘，到雍和宫大街就行人冷落了。拐进戏楼胡同，这条似乎尚未经大手术改造的小胡同里，几乎阒无一人，在雪中显出一种寂清和静穆之美。一百多年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三述奇”的稿本，就收藏在这条胡同尽头的柏林寺里。

“三述奇”的作者张德彝，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出生于柏林寺附近龙王庙胡同一户普通旗民家中，少年时进同文馆（中国近代举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毕业后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的外务部）当翻译，后来做到出使英国大臣。他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写了一部日记体裁的“述奇”也就是游记，“三述奇”记他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随兵部侍郎崇厚出使法国，恰好遇上了普法之战和巴黎公社革命。他在巴黎、凡尔赛、波尔多等地逗留了大半年，亲见三月十七日巴黎人民起义，目击旺多姆纪念柱（他记作“万洞坊铭胜铜柱”）被

毁、巴黎街垒战、公社战士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等历史性场面，逐日记载，写成了这部十多万字的游记。

张德彝的八部“述奇”（“七述奇”未成书），除了“航海述奇”和“四述奇”外，都从未刊行。一九一八年张氏逝世后，“述奇”稿本由次子仲英保存。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张仲英年过古稀，为了不使先人手稿因社会变动遭受损失，派儿子张祖铭将其全部交给了公家。张祖铭现在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任教，这些情况是他本人告诉我的。他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说：“先祖遗物，除送交国家者外，由于众所周知之原因，业已荡然。……若无先生之努力，先祖遗作，恐亦无人能知，淹没于世矣！——“三述奇”和其他“述奇”稿本，转由公家保存之后，几经周折，最后来到了柏林寺。

柏林寺地处北京内城东北角，是一座以藏经著名的古刹。寺庙也和人一样，它的“时运”并不因肚里装的书多少而转移。很久以来，这里的香火就衰落了，远不如邻近的雍和宫阔气（那里是雍正皇帝的“故居”，又有表现男女人兽交媾的欢喜佛可看，故能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因此，北京解放后，柏林寺没有能够作为佛教胜地保存下来，却因为有几楹藏经楼，变成了一处存放古籍的地方。

这里已无旧丛林的气派，也不见新建筑的恢宏，两垛泥砖柱，一张旧木门，门外除了“戏楼胡同二号”一块标准门牌外，再没有别的标志。全亏了北京图书馆社科参考组的张玄浩先生，他见我在北海图书馆的卡片柜里冥搜苦索，又向社科参考组恳求帮助，而那里的几位中青年同志虽然热情接待，却无法解决我的问题，便主动向我垂询一切。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生，解放初期即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学识宏博，乐于助人，而且对京中各处收藏十分熟悉。他认真倾听我向他介绍了《走向世界

界丛书》的计划,表示非常赞赏,愿意帮助我在北京访书。当即画了一张路线图,指示我去柏林寺,自己又随后赶来。在管库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好几天查找,我们终于发现了这部分装八卷、用兰色布函护封的珍贵稿本,还有其他一些稿本和刻本。

张玄浩先生将我们带进柏林寺后,我和同去访书的同事如入宝山,目不暇接。在京期间,我们清晨从月坛北小街招待所出发,横贯北京城,直奔柏林寺,总要到下午关门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因为岁暮天寒,到柏林寺看书的人并不多,有时就只我们二人。阅览室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服务员,扎脚棉裤,老式棉鞋,一口道地的京白,升煤炉冲开水,彬彬有礼。每天我们临走,他总要殷勤致意:“您走了,您明儿早来。”就这一点,也使我们觉得古道犹存,北京真不愧为首善之区,自己如果不认真看书,真对不起这位勤勤恳恳的老者。天天从北海公园门口过身,终于连偷半天闲进去逛一下的勇气也没有,竟把心中久想一看的北海雪景耽误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

最早的女子出国记

单士厘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夫人，曾随钱恂到日本、俄国和意大利，所著《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是中国女人所写最早的出国旅行记。

一八九九年，单士厘带着儿子到日本东京和丈夫同住。单士厘有较好的中国文化根底，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日本语文，得以和日本知识妇女交朋友，研究日本的文化和社会。

《癸卯旅行记》叙述作者一九〇三年（光绪癸卯）从日本到俄国的见闻。卷上多记日本事，如参观大阪“第五回内国博览会”教育馆，见到“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于医学一门尤夥。更列种种比较品，俾览者得考见其三十年来进步程度。”“始信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联想到当时中国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落后，单士厘道：“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

且单士厘看到外国的长处以后，不是一味慨叹中国“晨鸡

未唱”，而是不甘落后，力追先进。她在准备赴俄短期回国期间，向妇女宣传卫生知识，“谨戒缠足，群以为然”。又打破“妇女非至戚不相见”的“乡曲旧见”，接见故乡青年，“谈日本女学事”。她说：“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行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也。”

《癸卯旅行记》卷中记由海参威经“中东铁道”横过中国东北再入俄境，卷下则记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本部的见闻。单士厘对沙皇俄国的侵略罪行和专制统治深为愤慨，在旅行记中有不少沉痛的叙述，表现了她爱祖国、爱自由的思想感情。

《归潜记》篇幅较《癸卯旅行记》略多，共收文十二篇，多是单士厘在意大利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文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收获。《章华庭四室》一篇，较早介绍了劳贡（拉奥孔）、阿博隆（阿波罗）、眉沟（墨耳库里）、俾尔塞（柏修斯）等希腊的神与英雄。《育斯》（宙斯）一篇更从希腊诸神世系，谈到希腊神话传入罗马后的演变，旁及印度、埃及，远溯至华曼尔（荷马）的史诗，为近代中国神话学的开山之作。

《彼得寺》一篇长达二万余言，详细介绍了教廷的历史和罗马古典建筑艺术，文字也古朴有致。如记彼得寺前石尖柱竖立时之情形：教皇“命柱升时不得有人语，语者死。迨柱缓缓而升，升至中途，忽然不动。众正屏息间，忽闻大声曰：‘润其绳！’工人先未受此指示，闻言又不敢问，惟亟润绳。绳润上引，柱动而植。——当时实一工人，见引绳几断，亟而狂呼耳，按命令应处死。无如柱赖以立，督工者大发仁慈，不忍加刑，乃谓此声发自上帝耶和華，众工亦默喻无言……”单士厘平平实实地叙说了这个小故事，上帝耶和華忽发大声的真相却由此而暴露。这样的文章，比现今之“小女人散文”不知如何。

我则以为,读者看了,至少能知道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方尖碑,在树立起来时曾有过这么一个插曲,能知道那时罗马教皇的赫赫权威也是可以打破的呢。

(一九八一年七月)

《过去的学校》序

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家都要进学校,到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生活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起码得十五六年。大学毕业,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为儿女进学校操心,这个操心的时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家里总不会没有学生,还是得关心学校里头的东西。——且不必说千千万万终身在学校服务的男男女女,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跟学校的关系也就够密切的了。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一页一页的历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来创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从一所一所的学校里教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确实担负着对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我们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力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